

錢鍾書其人其書 (上)

鈕先銘

前歲，我寫過一篇記錢鍾書夫婦兼談傷痕文學（見本誌七十年十二月號），覺得尚有言猶未盡之感；最近，搜集錢鍾書在海外儘可能購得之作品，加以研讀探討。四十年際隔，兩岸冰封，僅以溢出大陸之微末資料，欲探其詳，實不可能；但以其經歷為緯，以其作品為經，綜合研究，或能一得，亦不過管窺而已！一九七九年春，鍾書來美訪問，使海外旅美學者和美國友人，在文壇上發生了一次狂飆，名之為錢鍾書震撼；以鍾書的先天才華，兼以後天的「密修」，確名副其實。莊因說這是一次作「秀」，並非譏諷，因為他真是奉命組團而來，所獲令譽，與中共共享，使美方的錯覺，文化沙漠的大陸，亦尚有「讀書人」，故有人稱之為繼郭沫若之後，錢鍾書是大陸文壇的祭酒。

但這句話在旅美學人來看，却認為不够公平；郭沫若曾任國府文化官員，搖身一變，却大唱其東方太陽紅；即不以二臣視之，至少是文壇小丑。鍾書則不然，雖一時錯覺，誤陷竹幕，終能中流砥柱，以不合作（心理的）對強權，代表了「沉默大眾」的先驅。

錢氏一家四個雋才

錢鍾書生於清末民初（一九一〇年），家園在江南文化中心的無錫；尊翁錢基博先生，曾加入過同盟會，當然是國民黨；惜太趨向自由主義，隨章太炎、章孤桐遊，多少脫離現實。鍾書仰其庭訓，亦頗類之。基博先生本為國學大師，家學淵源，世有「三錢」之稱，與「三蘇」比美，錢鍾書妻楊季康（絳），也是俊才，女錢瑗，弱女勝男，故亦獲稱之為「四錢」。

可是在共產主義立場，三錢（錢瑗尚未長成）都是臭老九、大地主、資產階級，雖然無真憑實據，加以國特帽子，至少是黑五類之流。

因鍾書從未作過國民黨的官，七七抗日，始返國門，任教於西南聯大，經年即轉任湖南國立師院，為時亦暫，在太平洋開戰（日、美）前夕，反而回到孤島天堂的上海，聯不上與國民黨的關係。

鍾書生於江南，長於燕趙（清華大學），眼看過：武漢分裂、軍閥橫行、日寇侵略，也看過勝利後的亂糟糟；雖心在其中，而身在其外，除

任教寫作，從沒有參加過行政工作；所以他只有理想，沒有經驗，又從理想而變成幻想，他「恨」：

① 對祖國：恨鐵不成鋼，因為他有漢學的底子，有歷史的觀念。

② 對歐美：恨有文明而偽詐，因為他留過學，有深刻的認識。

③ 對日本：恨其殘暴，因為他在上海陷區渡過日子。

然而：

① 對蘇俄：他認識不足。

② 中共：他十分憧憬。

從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現狀來分析，他是甘心留在大陸，畢竟因為他是書生。

有人說他也有家庭的因素，因為女公子錢瑗，正患着肺病，他有行不得之苦。這種家累，頗有可能，但心理的構成，或更重要。

他當時是以「民主人士」自居的！

學人幻想會遭下放

外星人與謫仙！是我個人贈送給他的頭銜；

也許有點荒謬，也許又是我管窺！

留陷大陸的同胞，爲數極衆，成因亦極複雜；至今我們極表同情，直感愧疚！但自稱民主人士的知識份子，則各有其路線原因，有一最好的例子：

張恨水，本身就是腐化份子，專寫章回腐化小說；他却爲我寫過一本「大江東去」，對國府抗戰，還是歌功誦德，而戰後中共却大叫向張恨水看齐；因爲張恨水有其讀者階層的羣衆，所以才勾引他留在大陸。其他，我不願多舉實例，其中不少是高級知識份子。只要是社會知名度較高的人士，中共沒有不用線來牽牢。

鍾書當年還是無名小卒，學生門人不過三數百，著作不過三兩本，中共不會太重視他，當然不是絕無可能，而我却認爲他是自甘。這也是他的天真，他是一位理想主義者。雖鑄成大錯，却有其可愛之處，所以我稱爲外星人，他不明瞭這個「人爲世界」，他還沒有入世，對人對事，只是悶着頭在幻想。

中共到底叫鍾書寫過多少次「坦白」和「交心」？當然不得而知。但鍾書無白可坦，除讀書外，他等於是一個空白的人生，尤其他是一位有名的記憶力強者，要他寫一萬次可能一字不變。「交心」，最初已經將心交給了中共，假設不推翻我前述的論斷。

大地主、資產階級，是他父親的；日本人已經代替中共鬪爭光了，我想以基博先生的一生，也決不是一位壓榨人民的土霸。鍾書更沒有承繼，賬不能算在他身上。

可是臭老九却是事實，然而他是一位英、法、西、德，甚至於拉丁的語文專家，也許正是中共所要尋覓的技術人才；所以輕易的過了關。在文革也好、下放也好，他僅受過八個月的洋罪。地點是在中原，亦非嚴寒酷熱的邊區。

以年齡算，易手時他已四十歲，不惑之年，悟力極高，記憶力極強，中共那一點把戲，他一眼就看穿了。於是他在思想上另起爐灶，以不合作主義——至少是不想攀龍附鳳，以附和中共的各種運動。他似乎沒有離開過學術機構的研究員崗位，以此爲他的裝甲，做一個沉默的大衆。

他隱於學院，鑽進書堆裡；學院是他的鐵甲，書堆是他的護殼。他成了仙，遺世獨立，我更稱他爲謫仙。

他也不得不爲中共工作，在各種文件上顯示，他只替中共翻譯過毛語錄；這是利用他的技術，而不是用他的思想，更不是他的創作。

拙文題爲錢鍾書其人其書，主旨在從他的作品，探其性靈，爲何在此拖一大段說明，因爲錢鍾書的作品並不多，讀也容易，可是從他的作品並不是那樣容易看出他的性靈，那只看他的學識才華。假設那樣容易看出來的話，在文革十年間，早被殺掉了！

現在來研究其作品：

一九四九年前作品

他在一九三七年前幾乎完全是學生，只教過一小段書就出國留學了。中等教育時是神童；大學中是才子，曾以「中書君」筆名，參與徐志摩

、梁實秋、葉公超諸先生所辦的「新月」；還在茅盾、鄭振鐸、傅京華等主辦的「文學」上投稿。一九三五年與吳經熊、林語堂同任英文月刊「天下」的編輯。

在一九三七年前，他的作品都是些散裝貨，也許有其他的，則爲我所不知。至少從自由世界學者評價中，並沒有人提出那幾篇是代表作及其重要性。我們在巴黎交往的期間，他也沒有介紹我讀過，可見他自己也不太重視與自珍。

抗日戰爭後，大陸易手前，今存的只有四種，至少我所能拜讀到的僅此。

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間散文：「寫在人生邊上」。第一篇是「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」，雖然有些自嘲式的，但是一篇好文章，却也是他的敗筆。

有人譽爲但丁神曲第二，浮士德再版，這些都是皮相。因爲這不過十頁的短文中，引用的都是些外文，而沒有一點中國的味道。更有人說那是「借外諷中」，那也只說對了一半。

我的看法是：寫此文當時，正值他留學歸國不久，滿肚外國東西，多少有些食而不化；也難怪他，他對中國的東西，當時是博而不深，加上了外國來的，便混雜得來無以自遣！最大原因是他缺乏哲學基礎的宗教觀念，將自己置於徬徨不可終日。其結果是自甘陷於大陸，即自此篇始。

小冊子一共是十個短篇，全書才六十頁，真是「迷你」文集；拆開來看，篇篇精彩，表溢文華；但整體觀，你會說是：懷才不遇，玩世不恭；孤芳自賞，本是文人的毛病。

中外雜誌

第二本是「人獸鬼」，共四篇，一五六頁，計七八萬字，還是一本小冊子，但一、二兩篇份量却相當的重；我僅就這兩篇來申述一下我的管見。第一篇是「上帝的夢」，第二篇「貓」，以人敝上帝，以人來敝貓，十足符合書名「人鬼獸」；却也是由散裝貨而積結包裝成冊的。

寫作時間是個很重要的關鍵，註有「卅五年一月三日」的字樣，當然是中華民國卅五年（一九四六年），抗戰勝利後的翌年。文章應寫於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之間，正是他在上海期間。

他一九四一年春回到上海，一九四一年冬發生了太平洋戰爭，一九四五年八月日軍無條件投降，在三年半的上海，是日軍佔領時期，一切消息封鎖，假設還有一點消息，當然是傳自於重慶。他也許後悔陷敵，也許後悔太急促離開大後方，心情的沉重，才產生這兩篇作品。

文章之好，人所共鑒；却有許多細節的缺點。但必須體諒他，因時因地的苦悶。

第一篇「上帝的夢」是從上帝造人說起，這是出自於舊約的創世記；吠陀中的「原人」（婆羅門的前身，佛教的更前身），在宗教上對人的創始，本都是神話性的，而更加以聖化，但古今中外學者，誰也不願意否定它。

但鍾書却加以否定，他否定了上帝，否定了人，當然他也否定了他自己。這在學術思想上是大不韙的。可是我說要體諒他；因為他並不是在談學術理論，而是他處在一時的真空時期，失去了地心引力，所以我才命名他為外星人。

第二篇「貓」，時代是回溯到七七事變之前

，地點是當時最動盪的北平；以「貓」為串連，來敝一批留過學的知識份子。貓在文裡毫無重要性，比不上夏目漱石的「我是貓」；去掉了這匹貓亦無不可，更不必題名為「貓」。

這兩篇文章的時間空間，相去了五十萬年（從周口店的北京人到七七前的北平人）。從分類來說，前者是散文體，後者則無以名之，可以說是中篇小說，有頭有尾有故事；但份量却着重在一個客廳中茶會裡的談話，很像一個劇本的故事大綱。據此可以寫成二景四幕劇。但太洋化了，是將法國的「沙龍」，整個搬到了北平，連吃的點心，都要稱之為：Focai（字意本是閃電，亦為法國西點的俗名，可與我月餅比擬，因為月如電，都是天文氣象之名）。

故事是一名大學生愛上了一位留過學的少婦，但並不是「茶與同情」的翻版，寫作的目的反而是在懷疑抗戰的起因和成功，是在勝利以前寫的。

但文筆之後，令我五體投地！但也却太尖銳，上帝用土來造人（男人），他却說是「黃土搏人」，這個「搏」字，不知怎樣用出來的？是多麼的尖銳！

不過我們總得體諒他，一個滿腹經綸的文士，而陷入殘暴日軍的佔領區；他聰明，但令他耳不聽，目不明！只好寫些抒情性的「想發洩而不能發洩」的文章。

我敢說：假設責備鍾書不該陷入中共大陸，應當先責備他最初就不該回到陷入日軍佔領的上海！

在此處，我特別要再介紹他的一本創作「談

藝錄」。

第一：這是一本專門「論詩」的書，但決不是普通的「詩話」，而是對漢詩作分析的研究，又加以西方文學中有關詩的討論，以作印證；是錢鍾書初期最美好的作品。

第二：這是錢鍾書的一種嘗試，也是他寫作的一種風格，爾後「管錐編」，即基於此風格而創作。

第三：雖是一本「讀詩札記」，而却與爾後他所寫的「讀書札記」略有不同；管錐編是悶着頭的，談藝錄是平著眼寫的；那是在湘西國立師範學院任教時，雖然不一定作為教材，至少是帶一點老師給與學生的意味，到了寫管錐編時，則完全脫離了現實感，信筆拈來，也許是為了留着來做帶自珍！

第四：此書開始於一九四〇年，在湘西教學時，僅成其半，而在返回上海後完成，當時是日軍侵華佔領淞滬的時期，而却又在爾後大陸易手之前。

從以上四點來看，起筆時他方卅歲，但是已脫穎而出，是一部正常的優秀作品，不像管錐編那樣隱晦。

此書是他父子合作的产品，當然頗有可能；因為在湘西的時間，錢基博先生是文學院長，鍾書則為教授，當然受到了庭訓。

唯一小說圍城內容

鍾書在戰前的作品，本不太多；何況戰亂中又易於缺失——他一再提到「由楊繹女士在兵火中

副錄」。因之時至今日，我所能拜讀到的更微乎其微。用這些微末的資料，就想尋尋覓覓其靈性，可譏之大海裡撈針！但我却鍥而不捨，以管窺窺之。下面還是一窺其唯一的一本小說——圍城。可惜我有偏見，管窺又帶偏見！

圍城，很紮實，卅二開本三百頁的巨作，但我並不欣賞。我是職業軍人出身，真正打過的也只有抗日的這一仗，姑不論有無可招檢討之點，打日本鬼子總是正確的方針，而圍城却是抗日文藝中的「傷痕文學」。

從純文學的觀點來看，也不是一本代表性的傑作。第一他太賣弄他的知識與學識；引經據典，若用之於「小學」——考證和比較文學，則惟恐其不豐；若用於「小說」，則有堆砌之嫌，陽春白雪，畢竟是所和者寡，得不到「大眾」的共鳴！

這本小說却有好幾國文字的譯本，我很注意譯時的時間性；決不是在他陷大陸之前，多少有些「憐才」之感，同時更有濃厚的政治性的作用。

我怪我們這一批自由地區的作家，第一是被迫害沖昏了頭，反共的作品反而掩蓋了抗日的作品；第二是：臺灣經濟雖突飛猛進，但文藝（非說文化）却有些呆滯。中國語文太難，外國譯述家，不易從事，而中國作家又不一定精於外文，而使譯者與作者間，無法十分溝通。所以我還是要強調「濃厚的政治性」，但我不願說明其理由。

鍾書精通各種語文，早為國際文壇所共譽；

並不一定說他是自己翻譯自己的作品，却是受着盛名之「惠」。

大陸易手前後作品

對「圍城」，我自己先承認有偏見，所以特別露骨的批評：更願請益於方家指正！在錢鍾書陷大陸前後還有一冊「舊文四篇」：①中國詩與中國畫；②讀「拉奧孔」；③通感；④林紓的翻譯。

第一、二篇都是談美學，詩與畫本是姐妹藝術，自從南宋、北宋有所謂文人的畫以後，詩與畫便打成了一片；見仁見智，各有千秋。「拉奧孔」是德國萊辛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(一七二九年至一七八一年) 的作品 Laocoön (一七二九年) 的音譯，也是詩與畫的綜合論，中西對照，一脈相承；不過錢鍾書認為：「大量這類文獻的研究，並無相應的大量收穫」，一般都是陳言空話，而脫離了實質。第三篇「通感」，主論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固各有所司，但亦另有其相通之點，所以謂之通感。第四篇是談林琴南先生的譯作，衆所周知的都着重於小仲馬的「茶花女」(中譯本出版於一八九九年)，琴南先生並不通法文，是魏季緒先生所口授而譯之。季公為老友魏景蒙兄之尊翁，我想這篇錢作的文章，要請益於景蒙兄來評述，不幸魏兄近已在臺北仙逝。

舊文四篇這本小冊子，雖僅九十五頁，但份量却相當的重；談的是美學，文章也確實非常的美。我在此想談的是兩件事：

第一：這幾篇都是用白話文寫的，與爾後的

「管錐編」迥異；就這一點，擬留於「管錐編」時再論。第二：這本小冊子發刊時，鍾書有一篇「卷頭語」，證實這四篇文章，是從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六三年之間寫的；也就是說從大陸易手的前夕，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文革期間。本是散裝貨登載於各刊物中，到文革後一九七八年才以小冊子問世。四篇短文却經過了時代巨浪的輪迴！所以他在卷頭語裡說：

「我對各篇或多或少地作了修改，第一篇的改動最多，但主要論點還沒有變換。」

「它們仍然是舊作，正像舊家具舖子裡的桌椅床櫃等，盡管經過一番修繕洗刷以至油漆，算不得新東西的。」

我無法獲得原始舊文來對照，既然主要論點不變，所要「改」的是什麼呢？不外乎是政治因素吧！唯美學也好，古典文學也好，在作者論者，因時制宜，下筆要看風向，所謂：政治掛帥。除了他的巨作「管錐編」外，在自由地區所易拜讀的作品僅限於上述。重點還在「管錐編」！

「管錐編」的排印外貌

一本新書到手，當然要翻閱它的內容，可是我先談外貌，良有苦衷！且聽下回分解。

從外貌分析，可歸納下列幾點：

(一) 第一版，全編分四大冊；卅二開本，約二百四十餘萬字，橫排，穿線裝。

標點符號，正合標準，排字印刷，可稱清晰，但用次級的白報紙，略感遜色。

北京(平)中華書局出版，第二新華廠承印；由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。可以說是中共半官方式的發行書刊。

(二)印發時日爲一九七九年十月；正值鍾書訪美之後，他是四月來美國。這可斷定訪美，和出版「管錐編」是中共一系列的工作。效果所獲至豐，發生了錢鍾書震撼，固然這是他個人的。可是對中共來說，使得美方文化界的感覺，四人幫的事件過去了，並沒有斬盡殺絕，大陸還有些學者存在。

鍾書於訪美之前，還曾出席過義大利的漢學會議，並沒震撼全歐。爲什麼在美國就如此呢？美國就是這樣一個國家，爲了北京烤鴨(燒鴨)，也可以震撼，連熟食食品的法令，都可以改變(最近的事，詳於報紙)。

(三)我所購的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。出版商能註明幾版、幾刷，是進步的制度。大英百科全書，與康熙字典幾乎同年，有二百年以上的歷史，却只有十四版，但總有幾百次「刷」了；不改版而重印謂之「刷」。

「管錐編」第一版第一刷，共印了一萬三千八百冊；每四冊爲一部，合計三千四百五十部。照日本的制度，大部書都可分冊買的，爲的是便利銷售者，不知中共採此制否？

此書已問世三十個月，不知已有第二刷否？我推測在大陸銷售不會太廣；海外能看得懂的人也不會多。除非政治因素，不會改版。

(四)最值尋味者，是全書都用繁體字所排印，而非簡體字。中共本有「古籍出版社」的組織，

也翻印或影印了不少古書，凡是重排印的，都是用簡體字。鍾書的「舊文四篇」，即是如此，若爲普及，故未可厚非，但一本古籍，若用簡體字，往往會面目全非。像：

「蒙古秘史」，是一八四〇年的古籍，內容遠溯自成吉思汗廿二代前的始祖「孛兒帖赤那·豁埃馬蘭勒」時代起，至「幹歌汗」十二年止。是五百年間的蒙古斷代史，原是用「禿兀兒」字寫成，原文已佚失，只留下漢譯本。

照中國古譯的慣例，對外來語的音譯，一向是用些怪字(鮮見的)來代替，用以別單體漢字的意義。漢唐佛典，即是如此。但中共重印「蒙古秘史」，却用簡體字，弄得來看不懂了。

對於錢鍾書的「管錐編」，却一反常態，全書都是用繁體字排印；是想令海外學術界，免除對簡體字的「排除感」，以減低對鍾書的價值。漢字簡化，並不自中共始，由鐘鼎、篆、隸、楷，而到行書，歷代都在簡化漢字。中共初期

，曾擬「羅馬字拼音化」，但經內部反對，說法國侵略越南——中南三邦，一掃漢字與「字喃」(越文字母)，而改拼音；堂堂大國，焉用步帝國主義的後塵？才考慮簡體字。

初期却十分的混亂，拿湖南地名「零陵」，簡化成「〇〇」；乍看簡直像詹姆斯·龐德所演的「〇〇七」一樣，豈不是笑話。到一九六四年才整理制訂「簡體字總表」，共二千二百卅六字；翌年又增補至二千三百廿四字。

(五)新華書店，可以說是中共官方創立的，它的招牌字，是用變體的正楷字所寫，其中的「華」字，一向是在化字下加一個十字(化十)，卅多年來，從沒有變更過，這回印「管錐編」，却用了繁體字的「華」字，徹底的改了，若說這也是統戰之一法，真是統戰到家。

以上五點，是我對該書外貌的觀察；文章是錢鍾書的，而印刷出版却是中共的，也許我太太觀了一點。(下期續完)

中外文庫 詩聯新話 謝康博士著 定價柒拾元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、母性文學、詠史詩、清詩派別。下篇：極聯新話；有楊杏佛、吳佩孚、章太炎、康有為、陳布雷、馬君武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漢民、邵元冲、謝無量、丘逢甲、徐世昌、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。
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